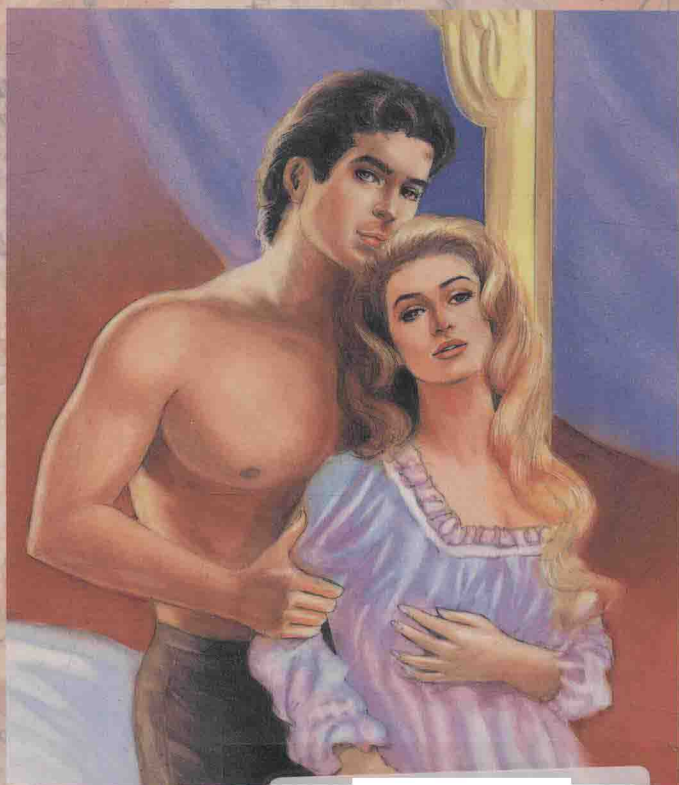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好的一天

德瑞莎·薇爾◎原著

張若瑤◎譯

浪漫經典244



One
by T

林白出版社



• 浪漫經典 244 •

美好的一天
One Fine Day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原著 〔英〕 Theresa Weir

德瑞莎·微爾

譯者：張若瑤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浪漫經典之 244

美好的一天

One Fine Day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5・3月

原 著：Theresa Weir

譯 者：張若瑤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／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1165889-0・1154401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9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742-2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• 浪漫經典 244 •

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美好的一天 One Fine Day

原著者：Theresa Weir

譯者：張若瑤

譯者：張若瑤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原著書名 / **One Fine Day**

by Theresa Weir

國際中文版授權 ©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Copyright © 1994 by Theresa Weir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5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

浪漫經典之 244

美好的一天

One Fine Day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5・3月

原 著：Theresa Weir

譯 者：張若瑤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／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竹雲

發行所：杯日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・7754407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 F

定價：新台幣19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三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742-2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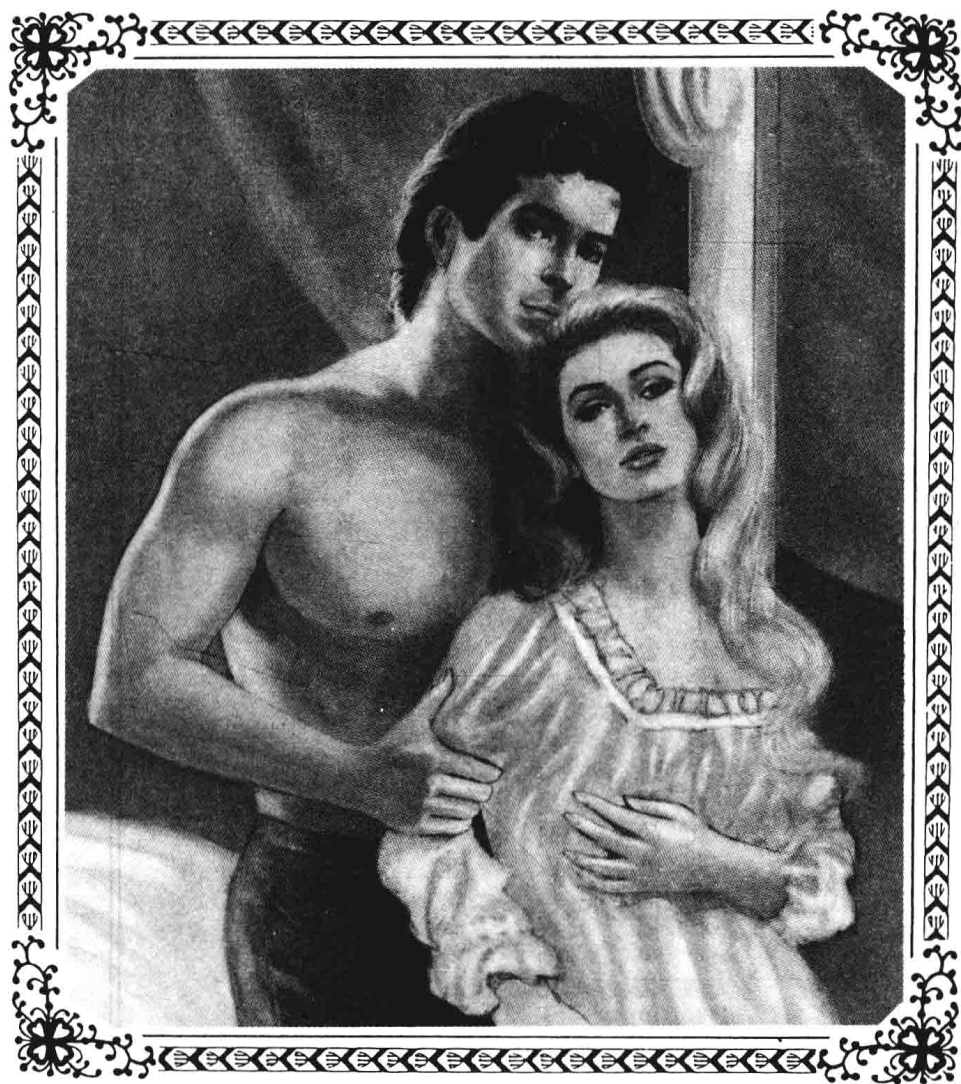
她以爲她能擺脫過去……然而愛卻是誰也擺脫不了的。

經過太多的心痛，貝茉莉拾起行囊，離開了她的記憶、她的丈夫和過去的自己。

可是就在她找到嶄新生活的前一刻，一樁意外的悲劇把她召回家中。如今，那個一向比茉莉強壯很多的男人，正以從前無法想像的方式需要她……

奧德從未覺得有任何女人比茉莉更迷人，失去她的空虛與心痛簡直無與倫比。他願意放棄一切去爭取她回來——可是，卻不能是這種方式。

他不要她的憐憫，他也不能期待她的愛。可是當驕傲與恐懼的牆倒塌，呈現在奧德與茉莉眼前的是，重拾幸福的第二次機會——只要他們有勇氣去爭取。



男人絕對不要娶愛著別人的女人。就算那個人已經死了也一樣，尤其是那個人已經死了的話更糟。

他是中了什麼邪？奧德自忖。反省自己和妻子的關係，這一點都不像他會做的事。早在多年前，他就已經完全放棄了。

在芝加哥開完股票經紀商會議，貝奧德終於回到家，他將銀色賓士開上車道。雨敲打著車頂；雨刷根本趕不及大雨落下的速度。

家。

回家的感覺真好，他想著，對自己的反應感到有點驚訝。

很久以前，在他們的女兒艾蜜還小的時候，他曾試著說服妻子搬離愛荷華這個以年輕人為主的大學城，搬進上流住宅區裡較大的房子，但是茉莉不感興趣，他也就作罷。

現在，他很高興當初他們沒有搬。一幢新房子不會使情況不同，也不能改變任何事情。

雖然茉莉的人和他在一起，但是他們貌合神離。

妳的人在這裡，但其實妳並不真的在，有一次他們做愛之後，他對她這麼說。她沒有辯駁，逕自轉身入睡。

車燈光線穿過大雨，照亮了車庫的大門。他按下頭上方附於遮陽板上的搖控鈕。毫無動靜。

他再試一次。

仍無動靜。

他告訴過茉莉，傳達器電池該換了。她聽過他的話嗎？難道每件事他都要自己動手？

熟悉的挫折感和憤怒湧了上來。他用力按著喇叭——長長的三聲。他又等了兩秒，再按下喇叭。

還是不見茉莉。

他一直盼望著回到家，盼望著進到屋裡。他知道他可以等到雨勢減弱，但他實在不想等。相反地，他熄了火，拔下車鑰匙，推開車門，快跑向車庫，他的皮鞋踩在水窪裡，水濺在西裝褲上，冰冷的雨水濕透了他的肩頭。

他打開車庫的小門，走到角落，按下牆上自動門的開關。馬達開始轉動，門慢慢地向上捲起。然後他再冒雨回到車上。

奧德將車子平穩地停在妻子的旅行車旁時，他的怒氣已經平息了。

他拿起放在前座的公事包和一個白色小紙袋。袋子裡是他爲茉莉選的一隻香姑鳥。他從沒有看過這種小東西，它逼真而複雜的小細節，使他覺得驚奇，他很驚奇真的香菇竟然可以做成這麼栩栩如生東西。

但是現在，他想到要把它交給她，開始覺得困窘而不自在。現在既不是聖誕節，也不是她生日。他和茉莉從未送過對方意外的禮物。他爲自己一時的軟弱生起氣來，於是決定要把禮物藏起來。

他走向車庫通往廚房的門時，停了下來，用手摸過保險桿，感覺是否還有凹陷，那是上次茉莉的弟弟用高爾夫球桿敲打造成的。還好，保險桿是平的。汽車修理廠弄得不錯。

沒有人了解車子對他的意義，沒有人了解對他而言，車子不只是財富和特權的象徵，更證明他終於靠自己成功了。

廚房門鎖著。

奇怪。茉莉從不鎖門的，事實上，奧德還必須跟在她後面鎖門。經常有老鼠跑來跑去。也許她終於決定要聽他的話了。

不可能。

他踢掉濕透的鞋子，脫掉外套抖一抖，然後掏出鑰匙開門進去。

茉莉不是那種會重新擺設家具、重新佈置房間的妻子。奧德從來不用擔心一打開門會走

進一個陌生的地方。他可以保證，進屋去會看到每樣東西都在原來的位罝。每天的這個時候，他知道她一定在做晚餐。

一個很表面的世界。

假如茉莉發現她只要重新佈置或稍稍移動一些東西，他就會很高興，她一定會很訝異。因爲那表示她對他們共同的生活有興趣，那表示她不再只是個遊魂。

奧德從廚房走向隔壁的辦公室。他濕透的襪子在地板上留下了腳印。沒有燈，也沒有食物的味道。

「茉莉！」

她到底上哪去了？

他將公事包和紙袋放在桌上，外套掛在椅背上。「茉莉。」

他大步走回廚房。透過玻璃門，他看到暴風雨就快停了。滂沱大雨已轉爲毛毛細雨。在後院，他可以看到茉莉荒廢的玫瑰花園。

他蹙著眉，回想幾個月前，茉莉把她得過獎的玫瑰——她自己研究改良的玫瑰——送給了艾蜜。奧德問起玫瑰怎麼不見時，茉莉解釋說它們在這裡長得並不好，需要換個新環境。

奧德佇立在玻璃門前，視線不自覺地落到鳥的飼料盆上。

空的。

茉莉從不讓飼料盆空著的。她關心的事情首先是艾蜜和艾蜜的女兒玫瑰，再來就是玫瑰花和鳥。

憂慮代替了憤怒。

他的心在胸腔裡不安地跳動，他不停地走來走去。他跨大步伐，在屋中走動，幾乎跑了起來。

「茉莉。」

昨晚他想過要打電話給她的，但自尊使他沒有這麼做。他不希望她知道他在想她。他應該打電話的。

有事情發生了。也許她受傷了，也許——

他衝過廚房和餐廳，來到客廳。他不穩的呼吸在空盪的屋子裡顯得特別大聲。

沒有東西移動過，一切都好好的。

他已經爬了三分之一的樓梯時，突然停了下來，又回到餐廳。這次他發覺一件他一開始就看到卻未曾領會的事。食物櫃上有塊擺了很久的亞麻桌巾。桌巾上有相框拿走後留下的痕跡。大部分的照片都不見了。

只剩下一張他的照片。

他轉過身，三階一步地跑上樓，邊跑邊叫著茉莉的名字。在樓上他們共用了二十多年的

臥室裡，他發現床鋪得整整齊齊，他的鞋子端正地擺在地板上。化粧枱上有張摺好的信紙，上面是茉莉優雅的筆跡，寫著他的名字。

他拿起那張紙打開。

親愛的奧德：

原諒我是如此怯懦，但我必須這麼做。我無法面對你。你太強、太具威嚇力了。你讓我害怕。我終於說出來了。你讓我害怕。而我厭倦了害伯，也厭倦了脆弱。我厭倦了活在你的責難之中。請不要找我。當我變得更堅強，能夠應付離婚時必須面對的一切時，我會和你聯絡。

我不會再幫你做晚餐，或幫你洗衣服了。這些你必須自己做。冰箱裡有食物。別忘了星期四收垃圾。你必須把垃圾放在車道邊，否則他們不會停下來。另外，不要喝太多酒，那會讓你頭痛不已。

茉莉

奧德一動也不動。

她離開他了。茉莉離開他了。

他任由信紙由指間滑落。

威嚇？

你讓我害怕？

離婚？

不，那不是真的。

他衝向衣櫥，猛力拉開。隨便堆著的小旅行袋全掉了出來，打在他的腿上。他在櫥中搜尋，卻不見她老舊磨損的皮箱。

多年前，他曾試著說服她丟掉那個舊玩意兒，但是她拒絕。她留著那只破舊的行李箱，就像抓住死去戀人的回憶一般。她有一種狂熱的自暴自棄，像個長久受苦受難的烈士。

茉莉。

喔！天啊！她走了。真的走了。

他茫然地後退，跌坐在床上。

現在我要怎麼辦？他自問。明天呢？下星期呢？

他想到屋裡感覺有多空洞、多空虛。他試著想像自己在其間走動、吃飯、睡覺、準備工作。感覺是那麼奇怪而不真實。

痛苦。

他坐著，瞪視著前方，直到室內光線愈來愈暗。

也許這樣最好，他們的婚姻帶給他的只有痛苦。假如她有意傷害他，事情也許還容易點。至少那表示她心裡想的是他，那表示他存在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她對他說的話、做的事，全無反應，最後他採用了他最擅長的——也就是言語上的虐待。他辱罵她，希望她會爭辯，希望她會反擊，會有些反應、有些情緒。

但無論他說什麼、做什麼，她都沒有感覺，即使在他們做愛的時候。或者那只是性？

他坐著，開始說服自己。像個驚嚇過度失憶症患者，他強迫自己忘記消極的念頭，專心想著積極的一面。要不然他就要瘋了。

沒有她，他也可以活得好好的。一定可以，他對自己說，想想好處。他可以在客廳喝啤酒、吃洋芋片。假如他不想洗澡就可以不洗。他可以髒兮兮地上床睡覺。還有其他的女人。想想其他的女人，他不像很多同事已經禿頭，或是肌肉鬆弛。辦公室裡的女人總是對他搔首弄姿。現在他可以接受她們的邀請。只要他願意，他可以每晚擁著不同的女人。

他應該留在芝加哥參加會後晚宴的。一個女證券商明白地表示不介意和他共度幾小時。他在想什麼？不喜歡任何人在客廳吃喝的是他。而且從來沒有人能像茉莉一樣吸引他。她不知道——這麼多年來，他從未在她面前承認過——但一直到他們結婚之前他都還是處男。她懷著別人的孩子，他卻從未和別人睡過。